蜀山劍俠傳/2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二回　飛劍除兇魚 黃水堤封消巨浸　登山逢怨女 白蓮花送見仙童

下一回▶

朱文在莽蒼山本尋有兩處洞府。一在風穴左近向陽山谷之中，便是她與吳文琪的新居。一在山東南一座峽嶺上面，滿山俱是松篁，掩雲蔽日，一峰凸起，形勢高峻，遠望宛如神龍昂首，勢欲飛舞。洞在峰腰危崖之上，高祇數丈，但有天然石徑。由上而下，移步換形，各有勝景，加以泉石清幽，山花如錦。因左近還有兩山高出天漢，擋住天風，氣候十分溫和，四時如春，花開不斷，祇是稍微顯露一點。孫南、尉遲火尋到地頭，稍加布置，便即入居。在山中先後將近兩年。因隔城市太遠，又因樹下強敵，存有戒心，頭一年兩人閉洞用功，極少出外。到第二年上，見敵人無甚信息，一班同門兄弟姊妹聞說四人分居莽蒼山，每一經過，常往探望。得知二雲姊妹同了秦紫玲已經開府紫雲宮；易靜、癩姑、李英瓊也早到了依還嶺，正與妖屍隔洞相持，不久便要奪取聖姑藏珍，開府幻波池；七矮弟兄和一班同門，也都各有遇合，建功頗多。又見朱、吳二女時常出外修積。心想：「對頭一次也未遇上，自己這樣膽小，豈不慚愧？」孫南謹記寧一子柬帖之言，偶然心動，還想：「成功不在早晚，捱過兩年之後，彼時功力精進，再行出山也是一樣。」尉遲火天性剛強，見衆同門多爲師門爭光，祇自己和孫南伏處山中，無甚建樹，心中不快，力言：「事有定數，我們該遭魔難也逃不掉，師父也不會命我們下山爲他丟人。再不出山修積，豈不被人取笑，說我們怕那賤婢，連門都不敢出麼？」孫南強他不過，自信近來道力堅定，飛劍、法寶越發神妙，下山時所賜道書也將學全，遇上強敵也無大礙，便被說動。偏生一開始事情十分順手，連建了兩次大功德，越發高興，以後又

是無往不利。中間也曾遇見兩次妖邪，一則本身法力已非昔比，二則時機又巧，剛一動手，便遇有大力的同門經過，一同合力將妖人除去。因爲遇事得手順心，漸漸忘形，不以前事爲意。

光陰易過，轉瞬滿了兩年。二人一路遊行，隨處行道，久已不曾回山。這日在路上，孫南想起明日便滿兩年，忽然心動，恐寧一子之言快要應驗，正在商議回山住上兩月，再出修積。忽聽人言，黃河在開封附近決口，災民甚多，尉遲火首先提議，前往救災。孫南暗忖：「這類大劫不知也罷，知而不往，便犯教規。就便有甚魔難，也不應取巧迴避。有命自天，管它做甚？還是救災要緊。」立止前念。互相商議，此舉需銀甚多，不是所交幾家富人所能勝任，日前聽墨鳳凰申若蘭說，二雲姊妹近因紫雲宮中金珠寶玉多如山積，前兩月曾用法力運了不少存放在解脫坡崖洞之中，請寶相夫人收藏，準備衆同門在外行道濟人之用。便決定由尉遲火前往取運，孫南趕往黃河防禦水勢，暗助堤工，並查水中有無精怪作祟。議定之後，便各分頭行事。

當地原離災區甚近，孫南不消多時便已飛到。那黃河原是數千年來一個大害，自青海發源起長達萬餘里，自來流經河南、山東兩省境內水災甚多。這次原因上流山洪暴發，加上鞏縣、武涉一帶天降淫雨，連旬不休，由孟津起直達銅瓦廂，連決了十多處口子。災區之廣，從來少見，又當桃汛期中，水勢越發猛烈。孫南剛入河南省境，便見前面濁浪滔天，奔流滾滾，大好平原已成了一片氾濫之勢。低處人家田舍早已淹沒漂走，化爲烏有。較高之處，也祇露出半截屋頂。災民全都露宿山野之中，更有不少被水圍困的棲身樹上，哀鳴待救。遍地汪洋，野無炊煙。雖有一些官民紳商好善人士搶救河堤，分駕小舟，裝運食物，在那水淺之處救濟災民，無奈災區太廣，杯水車薪，簡直無濟於事。孫南一路飛將過去，到處都是啼飢號寒，哀鳴求救之聲，慘不忍聞。時見成羣浮屍，夾着一些箱籠什物，順水漂浮。河道中的激流，仍似排山倒海，萬馬奔騰，狂涌而來。那被驚濤駭浪激起來的漩渦，大大小小，一個接着一個，比電還快，順着狂流往下流瀉。遇到浮屍、斷樹、什物之類，祇轉得幾轉，便被吞沒了去。遇到稍微轉折之處，那麼堅厚的河堤，喫浪頭一掃，立似雪崩一樣，倒塌大片。滾滾狂流，便順堤岸決口狂涌而上，晃眼便淹沒了一大片。不論人畜房舍，挨着便被捲去。這些地方，因是河堤險要之處，堤上大半聚有不少鄉民，在彼搶護。河堤一塌，前排的人首先隨堤下墜，被濁流捲去，送了性命。後排的人見狀齊聲哭喊奔逃，水已由後湧來，人自然沒有水快，有的趕忙爬往附近樹上，還可苟延殘喘。有那跑得慢的，再不悉水性，不是被浪打倒，淹死水中，便被捲入河內，照樣送命。祇聽哭喊救命，喚娘呼兒的哀號，與遠近村中鳴鑼報災之聲，四野相應，聲震天地，令人見了，心酸目潤，不忍畢睹。那水仍在繼漲增高，狂涌不休。

孫南當時激動俠腸，一着急，便不暇再顧行藏，徑駕遁光，飛身直下。明知災區廣大，獨力難勝，意欲先將堤防護住，再作計較。飛近堤邊，先用本門太清仙法，手掐靈訣，往下一揚，先把決口水勢禁制，不令冒起。然後飛往村中，喚住難民，說水勢已退，不會再漲，無須逃避，速急去救死傷諸人。並留下幾粒靈丹，溶化在大缸水內，祇要將死人腹中濁水壓出，灌上一杯藥水，便可救治。村人早見他駕着一道電光，自空飛降，揚手又是一道金光，水便退去，決口依然，卻不再漲。黃河沿岸居民神權最盛，俱當天神下界，紛紛求救。孫南知道無可理喻，便大喝道：「我奉仙師之命，來救你們。但是水勢太大，我還要往別處，不能單顧你們。那富有錢米人家，可速取出施捨救災，等我回來，照數奉還；如若不捨濟人，你們也無須勉強，聽其自便，善惡皆有報應。不出三日，我便回來，祇不許告知官府，向外傳揚，也無須祭神供奉；否則，我便不管你們了。」說罷，索性故示神異，放出大片光華，騰空飛去。便駕遁光，順流而下，遇到決口之處，便照前法施爲：先將堤岸護住，然後設法醫救災民。共經了四日四夜的工夫，纔把中下游的堤防護住。總共現身民間纔祇三次，均是小鎮，也未在意。因見水勢依然洶湧，不能過多運用法力禁制，幫手一個沒有，救災善後，事甚煩難。尉遲火也未到來，心中奇怪。正打算去往上流查看，行經武涉、孟津之間，見兩山對峙，中夾黃流，駭浪奔騰，勢更猛惡。

孫南再往前飛不遠，忽見兩面山崖上聚有不少鄉民，正在焚香頂禮，向空哭喊，聲震原野。心想：「地勢這麼高，難道還怕被水沖塌？」便把遁光放低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前面不遠，便是河道彎曲之處，山勢至此突然中凹，現出大片平原。地上種滿糧食，看去一片青綠，甚是茂盛，分明年景甚好，可望豐收。可是那兩山缺口，正當河道轉折之處，堤防雖頗高厚，無如水勢太猛，千層惡浪由上流狂涌而來，先朝缺口之處打去，被那又堅又厚的河堤一擋，然後就勢轉折，一瀉千里，往下流頭駛去。似這樣後浪催前浪，一個緊接一個，打個不休，多堅固的河堤也禁不住。雖然不曾整個崩潰，每經一次大浪頭過去，臨河堤岸便被刷去好些。那寬厚幾達二三十丈的河堤，有的地方已被沖刷去了十之七八，成了六七十丈長的一條殘缺不全的鋸齒斷岸。最猛烈的是浪花高涌，宛如山立，竟由堤岸上飛過，近堤上田已有積水。河中濤鳴浪吼，水氣蒸騰，雜着兩邊坡崖上近萬人民號叫喧譁之聲，越顯得形勢險惡，看去驚人。

孫南料知堤岸必被沖塌，正待行法禁制，忽聽決口這面哭聲震天，近村中鑼聲又起。隨有無數人民扶老攜幼，肩挑揹負，由附近村中哭喊奔出，紛紛往山頭高地上跑去，勢甚驚惶，若有大禍將至。知道近河居民多有經驗，預感到河要決口，纔有此驚惶逃命情景。

再往河中一看，不禁大怒。原來水氣瀰漫中，竟有無數奇魚，正在攻打堤岸。那魚通體青黑，形如棒槌，不知何故，各用前面魚頭亂箭也似朝着堤岸紛紛亂撞。上面看去，堤岸還有小半不曾沖塌，實則底層水中一帶，已被那羣魚攻穿了一個大阱，成了中空之勢。如再經上較大一點的浪頭，立時全部崩決，黃水便由決口倒灌而入，將那一帶田野淹沒，釀成巨災。無怪人民這等情急悲哭。

孫南因覺怪魚可惡，立動殺機，連禁法也未及施爲，揚手一道劍光，便朝怪魚羣中飛去。飛到水中，微一閃動，當頭魚羣被斬殺了好幾百條。滿以爲懲一儆百，後面魚羣必被驚退。哪知這類怪魚，乃黃河中天生的大害，平日一條也看不見，祇要出現，便有水災，生具特性，專攻堤岸。一來就是千百成羣，朝堤下亂撞，多堅厚的河堤，不消片刻，便被攻穿一個大洞。那虛懸上面的堤岸，失了支柱，水勢又大，一個浪頭掃到，便自崩塌，立時決口成災。最厲害的是凡魚所攻之處，都是險要所在，祇要決口，連想搶救都辦不到。這種魚又具特性，寧死不退，爲數又多，前仆後繼，一味朝前猛攻。一經成災，魚也不見。河邊居民畏如凶神。也曾有人用魚叉、水箭刺殺，儘管殺死甚多，因其來勢猛急，又不怕死，結果仍被沖塌，災區更廣，大好田野，全數荒廢。於是祇當河神所遣，人力無用，除卻焚香哭告而外，從來不想對付之法。孫南不知那魚寧死不退的特性，見此纔有二三尺長的醜類，任憑飛劍誅殺，一點不怕，依舊猛攻不休，本就有氣，一時疏忽，祇顧殺魚，忘了先護河堤和河岸上的百姓。正誅殺間，忽然上流頭一排急浪打到，祇聽轟的一聲，數十丈長一段堤岸立被沖塌，駭浪如山，高涌數十丈，立隨決口奔騰而入，晃眼便淹沒了一大片。見勢危急，手掐靈訣，往下一揚，一片金光閃過，水勢立被禁住，不再上岸，順着轉折之處，往下流去。

孫南的這類禁法祇能防禦一時，不能經年累月持久下去。立即召集當地人民重新築堤，以謀永久。同時仍用劍光追殺羣魚，打算用禁法將其圍住，一齊殺死，永除後患。這時身側哭喊喧譁之聲又起，祇當又有驚兆，回頭去看。原來山崖上居民早聽傳說孫南救災救人靈異之事：在當日災象已成，危急之際，忽然出現，施展神力，將堤護住。行法之人又與傳說中的美少年仙人相貌衣着一般無二，自然驚喜出於望外，紛紛趕來，一會兒工夫，便跪了一大片。孫南近日已知這班愚民心性，不等近前，便大喝道：「我奉師命來此救災，不受人禮拜，祇須聽話。你們可乘河水被我擋住，合力同心，速備土袋、柳條、木樁等築堤之物，將堤築好。有我行法相助，要快得多，事也容易，此地至少六十年內不致受害；如不聽話，我便走了。」衆人齊聲歡呼應諾，仍是拜跪不已。那離得遠一點的，都紛紛趕來，人聲喧譁，嘈成一片。孫南見人越來越多，心裏不耐煩囂。同時那怪魚也被圈住，喫劍光一絞，全數斬斷。劍光禁法一撤，祇見一片血浪過處，滿河通

紅，千萬條半截魚屍，隨着奔流激湍，一路翻滾而去，晃眼不見。剛要飛起，忽聽上流浪吼之聲有異尋常。偏頭一看，那浪頭宛如一座水山，高出水面二三十丈，由遠而近，急駛過來。當前似有一團黑影，因隔較遠，還未看真。衆人已在同聲驚叫：「黑龍爺爺來了！棒槌魚是它先鋒，被神仙爺爺殺死，前來報仇，這卻怎好？」話未說完，孫南已看出水頭上的黑影，是一個獨角牛頭形的怪物，料是水中惡蛟之類。忙喝：「你們不要驚慌！」

原來那惡蛟潛伏星宿海側黃河發源之地，已有多年，近始遠出爲害。起初祇在上游興風作浪，吞食民畜。近半年來，越發膽大逞兇，不時往來中游一帶，爲害人民。連日黃水爲災，即由它造成。當日正想發動洪水，沖決堤防，肆意行兇，不料惡貫滿盈，遇見凶星照命。它由數十里處，望見堤岸上聚有多人，還在高興，發威怒嘯，興波逐浪而來。所過之處，兩岸地勢稍低一點的地方全被淹沒。總算全神貫注前面，無暇旁顧，不曾決口成災。那蛟在水面急駛如飛，轉眼臨近，相隔三數十丈，把頭一昂，所帶浪頭立時高涌起五六十丈。衆人先仗仙人壯膽，雖未逃退，見此猛惡形勢，也甚害怕，正在紛紛哭喊。孫南因見惡蛟太大，惟恐自己一人除它不了，毀堤傷人。因那一帶河面較窄，便暗用太清仙法，將兩岸和來去兩路下了禁制，一起隔斷。然後冷不防把法寶、飛劍發將出去。那蛟雖也通靈變化，祇因出生以來沒有喫過虧，哪知人的厲害。等到發水施威，覺出水勢儘管向上高起，並不往外橫溢，與往日發水，一個浪頭，便不論人畜田舍全都捲去，當地立成一片汪洋的情勢，大不相同。方在驚疑怒嘯，猛張血盆大口，想將岸上諸人吞吸上數十個，稍微解饞，再打主意。哪知一道白光，有如長虹飛墮，直射過來，纔知不妙。百忙中把口一張，剛噴出一口黑氣打算抵禦，並縮小身形準備逃遁，不料這類玄門仙劍，豈是尋常妖物腹中丹氣所能抵禦，本就白送。孫南救人心切，又是初次遇到這類水怪，想起昔日誅戮妖蛟之事，存有戒心。一見蛟口噴出黑氣，惟恐有失，揚手便將太乙神雷發將出去。霹靂一聲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打向惡蛟頭上，黑氣全被震散。飛劍也繞身而過，把蛟斬爲兩段，再喫大片雷火一打，前半身首先粉碎。後半身餘性猶在，方在掙扎欲起，被那劍光飛追過去劈作兩半，血雨橫飛，帶着數十段殘屍，隨同那數十丈高的浪頭，一齊下墜。血浪洶湧，順流衝去，水勢一時消減了許多。衆人見孫南在彈指之間，便將那麼巨大的惡蛟除去，雷火電光滿河橫飛，越當天神下界，紛紛跪拜歡呼，叩頭不止。孫南料知水害乃是惡蛟作怪，除去以後，水勢不久必然平息，便告衆人：「水怪已除，可各安心築堤，我還有事他去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有一女子冷笑。回頭一看，那女子相貌並不甚醜，祇是生具畸形，雙手雙腳都是一長一短，一大一小，左右參差。穿着一身破舊黃麻的短衣，補綴卻甚整潔。

右手與常人無異，又白又細。因爲雙腿左長右短，右手握着一根青竹竿當枴杖用。左手又短又瘦，宛如鳥爪虎拳。正在斜視自己冷笑，滿面俱是輕鄙之容。認出是前番峨眉開府見過的冷雲仙子余媧的愛徒三湘貧女于湘竹，也正是魏瑤芝的師父，不禁大驚失色，料她此來決非好意。因此暗中戒備，不知如何應付。于湘竹仍持竹杖，用那黑瘦枯乾、形如烏爪的怪手，指着孫南冷笑道：「我與這些愚人無緣，不願管他們閒事。也不願阻人善念，你事未了，我暫時不肯與你爲難。五日之後，可去嵩山尋我便了。我知你同門黨羽甚多，約人無妨。你如不去赴約，使我費事尋你，卻休怪我心毒手狠，料你也逃走不掉。」說完，手足亂動，一顛一拐，緩緩轉身走去。

衆人全把孫南敬若天神，感激非常，一見來人如此無禮，又是一個殘廢的貧女，毫無異處，不由大動公忿，認爲是個瘋女花子，紛紛喝罵喊打。內有十幾個性情暴一點的，竟追上前去大罵：「該死殘廢丫頭，你敢冒犯神仙爺爺！」隨說，動手便打。孫南知要闖禍，連忙喝止，已是無及。當頭兩人剛一伸手，貧女忽然回身冷笑道：「你們這羣豬狗，要想死麼！」說時，當頭兩人已應聲而倒。餘人喝罵，越發有氣，匆促之中，也未看到前面兩人怎麼倒的，已經打上前去，剛要挨近，便自倒地，當時跌翻了一大片，全都氣閉身死。孫南本想忍氣，少時再去救治。及見傷人甚多，擔心是五行真氣傷人，少時救不轉來，不由激動俠腸，一縱遁光，便落向貧女前面，先大喝道：「此是海外仙女，你們如何無知冒犯？還不跪下賠罪！」衆人見上去的人紛紛倒地，貧女除開頭罵了兩聲，從容前行，連理也未理，再聽孫南這等說法，受傷人的家屬親友首先害怕，紛紛趕上前去，攔路跪拜，哭求仙人饒命。貧女見孫南阻住去路，面色一沉，陰沉沉問道：「你想在此地作個了斷麼？」孫南抗聲答道：「你無須如此狂傲，愚民無知，何苦與他們一般見識？彼此禁法不同，不知你是否下那毒手？你如是三清門下，修道之人當有天良，請你將人救醒再走，以免造孽。五日之後，我準到嵩山赴約便了。」于湘竹冷笑道：「我素不知甚麼叫造孽，自來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此是他們自尋死路，姑念無知，免其一死。但他們輕視窮人，欺凌殘廢之罪，仍不可免。我不要他們的命，祇令他們受上五日活罪，自會醒轉，戒其下次。再如絮聒，便難活了。」說罷，從容走去。衆人還待趕上前去跪求，孫南早聽人說此女手狠心毒，求必無用，連忙迎前攔阻。有幾個腿快趕上去的，還未近前，便被一種極大的潛力猛撞回來，跌倒在地，幾受重傷，方纔死心。又趕過來，紛紛向孫南求救。孫南看了又看，竟看不出是甚禁法所傷。且喜不是五行真氣，死人心頭微溫，氣也未斷，祇是面容慘變，汗出如漿，料知苦痛非常。暗罵：「賤婢萬惡，日後必遭惡報！」

孫南耳聽衆人悲哭求救，正在爲難，忽聽破空之聲甚是耳熟。等遁光飛落，一看來人，

正是尉遲火。說是數日前飛到峨眉，取了金珠，正要起身，途遇玉清大師喚住，說起她也爲了黃河水災之事，想助他二人成就這場功德。放賑之事，已有詳細方法，祇是所募金銀不夠。命將金珠交她，變成銀錢，再同去產米之區採辦糧米，由她平日在外行道所結交的富紳施主出面，以免驚人耳目，因此耽擱了兩日。如今事已辦妥，並由大師門徒暗中行法相助，由今日起便要分段發放。分手時，大師又說：「孫南命中魔難不可避免，現已開端。對頭連傷諸人，孫南原能救醒，但是于湘竹爲人兇橫，言出必踐，禁法多有反應。幸是孫南持重，否則暫時救醒，被她警覺，立下毒手，反而送命。此女多行不義，惡報將臨。嵩山之約祇管前去，到時自有人來。救災之事已算圓滿，不可再露行藏，致生枝節。另贈靈符一道，如法施爲，傷人立時可醒，並免後患。」孫南聞言大喜，立即依言行事。尉遲火取出靈符，用所傳佛家訣印如法施爲，將符一揚，一片佛光照向死人身上，當時全都同醒。孫南見衆挽留，拜謝求告不已，便說：「是真神仙，決不受人一草一木之敬。祇要爲人善良，自有好報。難得災區衆多，當地官府顧不過來，不曾驚動。今日之事，祇要不向外傳揚，便算對我報答。現在水勢越小，那堤又被護住，三月之內，多厲害的波浪也打它不動。祇要照原樣興工修築，不久可成。」

衆人還想問仙人姓名，以便建廟，永顯靈威，保護沿河生民。二人卻已駕遁光破空飛起。先尋一隱僻深山降落，互相商議。孫南知道對頭法力甚高，決計到時孤身赴約，真要不行，再以傳音法牌求救。尉遲火本來要去，因玉清大師再三勸阻，不令同往，祇得罷了。便對孫南道：「我也忘了對你說，玉清大師勸我，去了無益有害，卻說天遁鏡有用。我想問她，是否請朱師妹相助？她已飛走。我看朱師妹近來功力越深，法寶、飛劍威力甚大，你就不願人相助，何不將此寶借來一用？」

孫南因近年一班同門多建殊功，祇自己無聲無息，剛遇點事，還未臨場，便先求人；又因連日參悟道書所附仙示，這場魔難雖所不免，結局仍是因禍得福。恩師昔年常說，自己根骨比起同門傑出之士雖然不如，但是心性謹厚，用功勤奮，將來必有成就，勉勵好自爲之。中途如有兇險，師長怎會說出此言？近習太清仙法，道心越發堅定，到時如不能敵，祇要有法寶防身，運用本門傳授護住元神，至多被困些時，受點魔難，絕無大害。玉清大師最是熱心好義，既知此事，暗中必有安排。吉凶禍福，定數難移，何苦先事張皇，示人以怯？本想誰都不令知道，及聽尉遲火一說，暗忖：「于湘竹行時那等狂妄，出手必定厲害。好在還有五天，如借寶鏡防身，果然是好。」便被說動，同往莽蒼山飛去。到後一看，祇吳文琪一人在山。問起朱文，說應申若蘭之約，去往仙霞嶺助一道友轉劫未歸。二人坐了一會兒，回到自己山洞用功，準備第四日起身，趕往嵩山赴約。

次日，尉遲火忽說他與邱林、徐祥鵝已有兩三年不見，近聞張瑤青說，二人現在黔靈山中修煉，乘這數日閒空，欲往尋訪。孫南知他爲友心熱，並不攔阻，惟別時再三叮囑，暫時休將嵩山斗法之事告知別的同門。

尉遲火走後，到了第三日早上，孫南忽覺心動欲行。暗忖：「寧一子曾說，到時自有解救，照所留柬帖口氣，那救星到日必來。事情反正一樣，何不先期趕往？省得敵人驕狂說嘴。」念頭一轉，便即起身往嵩山飛去。那定約之處並未指明。嵩山地域廣大，羣峰羅列，勢甚雄秀。孫南見時尚早，先去岳廟閒遊一會兒，走向少室峰頂。孫南爲人外和內剛，向來對人總是謙和，遇事也肯忍讓，不輕發怒。可是對方欺壓太甚，一旦激怒，便以全力相拼，任多厲害的形勢，也非所計。不過對方法力久有耳聞，儘管奮勇而來，心終不無戒備。行至山頂嵩山二老昔年舊居，見古洞雲封，一片整壁，連洞門也找不到。心想：「此時朱、白二老如在嵩山，必不容人在此猖獗。其實諸老前輩對本門弟子有求必應，祇因少年修道，理應多歷艱危，以期磨礪，不應遇事倚仗外人，以求苟安。一向在外行道，均在人間，從未遇險甚難。而三英二雲等諸同門所遇對頭，全是極惡窮兇、厲害無比的妖邪，往往出生入死，不知受了多少艱危辛苦，終於成功，爲師門爭光，受師長同門獎贊。自己如何初次遇事，便去求人？」意欲借着此行，試驗自己道力。故此拿定主意，獨自應付，連同門也不找一個。即便不是敵人對手，也須等力竭勢窮，萬分危急，方用法牌傳音求救，這樣纔可以交代得過。

孫南邊走邊想，不覺走上絕頂。見老松之下，有一四五尺方圓磐石，旁設石磯，石上畫有棋盤，知是昔年二老對弈之所。心想：「敵人法力高強，也許知道自己蹤跡。近來隱形飛遁，越發比前精進，何不將身隱起，暗中觀察？在當地等上一會兒，如無人來，再往別處尋她，出其不意，突然現身，多少壓她一點驕氣。」便在石旁松根坐下，隱身往四外查看。忽然一陣山風過去，鼻端聞到一股蓮花香味。暮春天氣，又是嵩山絕頂最高之處，哪裏來的蓮花？情知有異。偶一擡頭，瞥見前面高空中懸下一條數十百丈長的黃光，光中有一紅衣白髮、手持拂塵的老人，直往前面少室峰頂落去，來勢絕快，一閃即隱。暗忖：「此是何人？怎會看不出他的路數？正邪各派中，均未聽有這等行徑的人物。」心方奇怪，忽又瞥見下面山徑上走來兩個女子。當頭一個，正是仇敵三湘貧女于湘竹，仍是那等怪相，一路搖擺着左長右短的手腳，順山徑往上走來。後隨斷臂女子，正是魏瑤芝，已換了一身道裝，不似以前宮裝高髻的仙女打扮，滿面均是愁苦之容。于湘竹雖然四肢不勻，手腳各有長短，走起路來左右亂晃，行動卻甚矯捷。師徒二人行走若飛，轉眼便到峰腳，距離峰頂那片突崖約有十來丈，忽然停住，又繞崖環行了一週。孫南暗中留神，見於湘竹手掐法訣，邊走邊往四外發放，手揚處必有一片極淡的白光閃過。走

完一轉之後，師徒二人停步商議，語聲甚低，不知說些甚麼。料知敵人正在行法暗中埋伏，自己蹤跡也許未被發現。反正不能善罷，索性給她叫破，嘲笑幾句，也可快意。

孫南也是該當有此一難，心有成見，斷定自己必敗，一意相拼，不似平日謹慎。心念一動，也未尋思，又看出敵人似要他去，冷笑一聲，喝道：「我孫南共祇一人來此赴約，已經恭候多時。山路崎嶇，于道友天生異相，古今所無，手足不全，行路想必艱難。對我一個道淺力微的後生小輩，何值費這大事呢？」于湘竹此來原因孫南雖非自己敵手，但是峨眉派正當鼎盛之時，門人甚多，個個法力高強，內有幾個並還持有幾件天府奇珍、佛門至寶，如全約來，自己法力雖高，也未必能操勝算。多年威望，若懼這班學道沒有多年的後生小輩，再約人相助，未免笑話。平日祇管驕狂，臨場也不由生了戒心。適在左近山中想起，明早便是第五日約會之期，偶然行法觀察敵人蹤跡，好做準備。忽然發現敵人已在嵩山少室絕頂出現，隔不一會兒忽又隱去，再往上看，便不見一點迹象。于湘竹猛想起當地正是嵩山二老的故居，敵人先期趕到，必有原因。莫要被他將白、朱兩個老鬼請出相助，卻是惹厭。得道數百年，休說敗在敵人手下，便被敵人逃去，也是難堪。深悔先前疏忽，祇圖近便，忘了嵩山乃是兩個老鬼的巢穴。近數十年，兩個老鬼雖已移居衡山、青城二山，當地終是他們的老巢。兩個老鬼脾氣又怪，前曾聲言，不許人動他少室一草一木。敵人在此相待，不是將人請好，便是借此將兩個老鬼激出，與自己作對。明知此舉不論如何，都有枝節，但其勢不能更改，正在盤算。

魏瑤芝對於孫南，仍未忘情，認定仇人祇是朱文，與孫南無干。看出師父有點爲難，乘機苦勸說：「此番結仇，乃弟子自己不好，無故生事。對敵時，孫南一味防守，並未反攻，仇人實是賤婢朱文，不能怪他。師父與少室主人素無嫌怨，何苦爲此傷了和氣？莫如權且開恩，寬他一面，由弟子前去見他，命其獻出仇敵，或令轉告賤婢，另約時地報仇不晚。」于湘竹先是冷着一張怪臉靜聽，等快說完，冷笑罵道：「你當我怕這兩個老鬼麼？你隨我多年，難道不知我的脾氣？你那癡心妄想，直是做夢！休說事情因他而起，他又賣弄法力，破我禁法，我生平說了不能做到，祇此一次。雖然愚民無知，不值計較，但容他活命，斷無此事。再如多言，休怪我不念師徒情分。」魏瑤芝知道師父反被激怒，勢在必行，無可挽回，祇得罷了。于湘竹雖然狂傲兇橫，終以多年盛名，雖不把孫南放在心上，二老卻是難鬥。又以對方隱遁神妙，一任行法查看，也不見人影。想了一想，把心一橫，二老不在便罷，如若出面，便以全力與之一拼。如若失敗，索性歸告師父余媧，約人再作報仇之計。主意打定，便往少室峰飛去。快要到達，也和孫南一樣，鼻端聞到蓮花香味，祇未見到別的。當時覺着心神微動，不知無形中已爲魔法所迷。身剛落地，便聽左近崖上有人說道：「鬥法應在明日，這殘廢便來，也無須理她。此時無事，

我們去尋那老和尚下棋吧。」跟着，便見崖上金光一閃，飛起三條人影，內有一人似是孫南，晃眼不見。也未想自己不曾隱身，由老遠飛來，直落峰前，對方這等人物，焉有不見之理？竟誤以爲敵人全數走開，正好施展，暗下毒手，事先埋伏。等明日動手，突然發難，也許連二老一網打盡，令其受傷大敗，豈非快事？

于湘竹正打着如意算盤，事完待要走去。倒是魏瑤芝覺出師父平日行事何等細心周密，今日怎會改了常態，如此輕敵？忍不住問道：「嵩山二老鬼成道多年，我們在此行法，怎會毫無警覺？適纔又由那旁崖上飛起，與師父先見少室峰頂不同。」于湘竹聞言，纔想起來時身形未隱，對方見如未見，果非情理。心方驚疑，忽聽孫南發話譏嘲，不由大怒，揚手先是大片白光往上飛去，師徒二人隨同飛上。孫南早有準備，忙將飛劍、法寶紛紛放出，先將身護住。然後喝道：「你無須如此撒野兇橫，有甚本領祇管施展便了。」于湘竹看出對方飛劍、法寶均頗神妙，又是祇守不攻，急切間無奈他何。分明是約有援兵，相持待救，嘴裏偏說大話譏嘲。越發生氣，厲聲喝道：「無知小狗！你無非倚仗這裏是兩矮鬼的老巢，想就勢引出與我對敵；再不，便是人已約好，暗中鬧鬼。實對你說，我已佈就天羅地網，向不容人在我面前放肆。今日無論是誰，祇要敢出頭，我便連他一齊殺死，形神俱滅。」話未說完，便聽兩人在旁冷笑道：「不要臉的殘廢叫花，自己粗心狂妄，與人約定在此比鬥，還好意思說這樣無恥的話。姓孫的單身到此，幾曾約甚人來？他在崖上看你鬧鬼可憐，你在下面畫了半天鬼符，人家不說話，你連人影也未看出，還有臉吹大氣呢！你數百年修煉，就煉的是這雙盲眼麼？似你這樣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殘廢丫頭，我弟兄本不值與你計較，打算看點活把戲拉倒。你偏不要臉，口發狂言。我弟兄雖與你那敵人素昧生平，不想幫他，但是氣你不過，倒要看你有甚鬼門道？形神如何滅法？否則，你那殘廢徒弟還能活命，你卻要形神俱滅了。」

說時，于湘竹瞥見面前現出兩個年約十五六歲的道童，各穿着一身蓮花形的短裝，頭上頂着一朵金蓮花，赤着雙腳，臂腿全裸，都是星眸秀眉，面如冠玉，周身雪也似白，身材高矮，裝束相貌，全部一樣，宛如一人化身爲二。每人左肩上斜插着一柄金叉，左腰掛着一個翠色魚皮寶囊，手腳均戴金環，胸前掛着一面寶鏡，大如碗口，精光四射。看去英俊美秀，宛如天府金童下降凡世。不知何時掩來，竟在禁圈之內突然出現。于湘竹哪曾受過這等惡語譏嘲，又當怒火頭上，明知來人必非弱者，竟未尋思，自恃暗中伏有法寶和極厲害的禁制，連名姓來歷均不顧得問，怒喝：「無知小狗，敢來送死！」隨說，把那瘦小枯乾、形如烏爪的怪手往外一揚，立有五道白光電射而出。同時發動埋伏，轟的一聲，眼前奇亮，大片白光銀電也似由四外飛起。到了空中，化爲數十丈高一口大鐘，將衆人全罩在內。來勢絕快，精光電耀，強烈異常。孫南看出厲害，一面用飛劍、法寶

緊護全身，以防萬一；一面高呼：「二位道友，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晃眼之間，那五道白光首先飛到三人頭上。二童依舊談笑自若，全不在意，也未答話。祇內中一個把頭上蓮花用手一按，立有數十道金碧光華，箭雨一般向上激射而起，將那五道白光敵住。另一個笑道：「大哥，人說三湘貧女頗有一點鬼門道，原來就這一點伎倆，也敢猖狂，當衆現醜。我實討厭這等六根不全、短腳短手的怪相，還是早點打發她吧。」另一個答道：「我也和兄弟一樣心思，但是恩師還想把她師父冷雲仙子余媧娶來做我們的師母，還未過門，便將她徒弟殺死，日後不恨我們麼？莫如把她這些破銅爛鐵留下作押，放她逃走，好把師母早點引來，嫁與師父，省得傷了和氣。你看如何？」

于湘竹得道多年，本來識貨。一見道童頭頂蓮花瓣上射出大片金碧光華，勢急如電，忽然想起初入師門所聞魔教中的一個異人，後來此人忽然引退，久已不聽說起，也無人知他蹤跡下落。兩童看去年輕，可是道力甚深，正與此老同一路數。如是此老門下，休說對方最善玄功變化，魔法高強，絕難傷他們分毫；即便僥倖佔了上風，定把老的引出，勢更難當。心方驚疑，一聽對方說話這等難堪，便是泥人也有土性，何況那麼兇橫狂傲的性情，不由怒火上攻，頓忘利害，切齒大罵道：「無知小狗畜生，我不殺你們，誓不爲人！」一童哈哈笑道：「你也不到糞缸裏照照你那怪相，本來像個人麼？實對你說，這姓孫的，我師父還有一事和他商量，豈能容你這殘廢動他一根頭髮？念你無知，我也不曾說出來歷，按我本門規條，還可容忍。曉事的趁早滾開，免我弟兄看了你噁心生氣；否則，連你那好的一手一腳也保全不住了。」這時于湘竹已用全力相拼，將手連指，那照在衆人四周的鐘形白光突然急閃如電，往中心擠壓上來。另外又有三條彎月牙形的翠虹和大蓬粉紅色的飛針，齊朝二童和孫南身前射到。內中一童，首先搶在孫南面前，右肩一搖，先是一柄其紅如血的飛叉飛起，將翠虹敵住。另一個將腰間寶囊一指，立有一團血色的火球飛向空中，晃眼暴漲十餘丈，化爲一幢紅光，將鐘形白光擋住，不令下壓。同時囊內又飛出一股血紅的光氣，迎着那蓬飛針祇一裹，嗖的一聲，全數吸入囊內，無影無蹤。飛叉到了空中又連閃幾閃，由一柄化成了三柄，將那三彎翠虹分頭敵住，尚還不分上下。

于湘竹不知對方便是尸毗老人門下愛徒田琪、田瑤。原來老人料定此事必然鬧大，自己立意一拼，要樹不少強敵。知道對方仙機神妙，法力高強，威力之大，往往不可思議。就許早有定算，暗中佈置。或是顛倒五行九宮，迷亂自己心智，稍微疏忽，便落對頭算中。惟恐愛徒又有閃失，除將魔教中幾件至寶交其帶來外，又運用玄功，自己的元神暗中跟來，施展魔教中阿修羅附形大法。經此一來，田氏兄弟比在大咎山頂與小寒山二女

鬥法時，法力勝強得多，無異老人親臨戰場。于湘竹見自己仗以成名的幾件法寶不特不能收效，最厲害的一套坤靈針，反被敵人收去，另兩件形勢也頗不妙。不由大喫一驚，又急又怒，正想另施殺手。那用飛叉敵住翠虹的，恰是田琪，平生最恨醜人。見於湘竹生相醜怪，神態又極兇橫，心中有氣，怒喝道：「賤婢再不見機快滾，休想活命！」田瑤接口道：「這等活怪物，哥哥何必爲她生氣，我來打發她走便了。」于湘竹此時已看出對方來歷，又見法力如此神妙，未始不知厲害。無如騎虎難下，就此退走，不特丟人不起，師父余媧素來好勝，又將至寶坤靈針失去，回山也無法交代。聞言怒火上攻，把心一橫，咬牙切齒，厲聲罵道：「無知小狗！當我不知你們來歷麼？你們無非是尸毗老魔鬼的門下。這類邪魔外道，也敢在你仙姑面前猖狂，今日有你沒我！」田瑤哈哈笑道：「你這殘廢丫頭，我弟兄本意是將姓孫的帶走，不想傷你，所以未說名姓來歷。你既敢犯我師門戒條，且教你嚐嚐邪魔外道的厲害。」

話未說完，于湘竹已先發功，身形一閃，人便不見。魏瑤芝早得乃師密令，先已隱形遁去。孫南心疑敵人師徒口說大話，冷不防乘機遁走，方想二次上前向兩道童請教，剛喊得一聲：「二位道友！」空中三道翠虹忽全隱去。田琪忙喊：「這殘廢鬧鬼，弟弟留意！先保住姓孫的，待我來對付她。」田瑤回答：「無妨。她那現世寶已被我制住，收不回去了。我先給她一點厲害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兩三句話的工夫，那罩在衆人頭上的鐘形白光，早被田瑤所發血色光幢撐緊，隨同大小，幾乎合成一體。白光電也似急連閃了許多次，看神情是想收回，因被血光撐滿，不能如願，正在相持。田瑤將腰間寶囊一指，又飛出一支血色火箭，朝上射去。箭光到處，祇聽叭的一聲極清脆的爆音，當空鐘形白光立被震破。同時緊抵內層的血光突然暴漲，又是震天價一聲巨響，白光全被炸成粉碎。田琪忙喊：「此是西方太白玄金精氣所煉之寶，不可糟蹋。」田瑤回答：「曉得。」口說着話，血光比電還快，早反兜上去，將殘碎白光全數裹住，和飛針一樣收入囊內。緊跟着微微一暗，當地立被一片青灰色的光氣罩住。孫南覺着四外沉冥，一片渾茫，二童近在身前竟看不見，上下四外均有一股絕大壓力猛襲上來。所幸防身寶光未撤，否則就這一下也甚難當。心方一驚，猛瞥見一個與于湘竹同一形象的尺許小人，周身毫光四射，燦若銀電，耀眼欲花，雙手指上各射出五股極強烈銀色精光，凌空飛舞，突然出現。四外青氣越發濃厚，沉重非常。雖仗法寶、飛劍防禦，未受甚害，但被上下逼緊，一毫行動不得。隨即有兩股血焰金光朝上斜射，將那十股銀光連於湘竹的元神一齊擋住，人卻不見，正在相持不下。

這等鬥法，孫南連見也未見過，料是厲害。心想：「這兩個道童小小年紀，竟有這高法力。聽於湘竹的口氣，他們似是左道中人，怎又不帶分毫邪氣？好生不解。寧一子所說

救星，定是這兩人無疑。人家仗義拔刀，我專一自保，不特使人輕視，也太不好意思。」心念一動，以爲近來法力精進，師父法寶威力頗大，意欲乘機下手，相助應敵。主意打定，便把開府下山所賜，近年方始煉成的法寶，連同另一口飛劍發將出去。同時又把太乙神雷由防身寶光內往外亂打，數十百丈精光雷火滿空爆炸，霹靂連聲之中，外面青氣竟被擊散了好些。祇是打不到敵人身上，稍一挨近，便似有什東西阻住，枉自震得山搖地動，無奈其何。青氣少散，二童也現出身來，每人頭上均有千百層金碧光華，由頭頂蓮花瓣上射出，反捲而下，護住全身。另由花心蓮房中射出二三十股血焰金光，到了空中合而爲一，向上斜射，與對方相持，也似難於行動神氣。隱聞二童喝罵之聲，雙方相隔不過丈許遠近，聽去卻似中隔了極厚一層牆壁，聽不甚真。並且神雷一停，青氣立時由淡而濃，二童身形又復隱而不見。孫南自己所發寶光飛到空中，于湘竹祇將手一揮，便有一道銀光脫手而起，將其敵住。于湘竹又怒目相視，咬牙切齒，似在咒罵。孫南也未理會。因見青氣隨滅隨生，變化無窮，不知是何法寶，如此厲害。覺出二童也未必穩佔上風，欲用太乙神雷二次震散青氣，移往二童身前，與之會合，一同應敵。剛把神雷連珠發出，倏地眼前人影一閃，又一個于湘竹飛臨頭上，戟指怒喝道：「小畜生，速急跪下降服，由我擒回海外處治，還可免卻戮神之誅；否則，我一揚手，形神皆滅了。」孫南百忙中看出敵人化身爲二，口氣如此兇惡，情知不妙，心一着急，不等她說完，便把太乙神雷連珠般往上打去。

于湘竹不知孫南情急拼命，全力施爲，神雷威力比前更大。一時驕敵，驟出不意，雖仗玄功奧妙，飛遁神速，又有混元真氣護身，不曾受傷，但神雷來勢十分猛烈，也是難當，竟被震退出去老遠，護身真氣也被擊散了一些。如非功力高深，連元神也非受傷不可。不禁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無知小畜生！竟敢與我對抗，且先將你除去，做個榜樣，再殺尸毗老魔鬼兩個孽徒便了。」說時雙手一揚，和先前一樣，也是十來股銀色精光，由雙手指上發出，朝孫南當頭射下。纔一接觸，孫南便覺周身奇熱如焚，力大異常，可是防身寶光並未衝破。方料不好，忽聽空中有人接口道：「賤婢雖然無禮，徒兒無須殺她，仍照前定，將她仗以行兇的幾件法寶全數留下，稍微懲處，放其逃生，教她師徒去往神劍峰尋我便了。」跟着，便聽二童答道：「弟子遵命。祇是太便宜了她。否則，她那五行真氣已經發完，若不奉師命，弟子早在空中伏有十八粒修羅雷珠，賤婢連殘魂也保不住了。」話未說完，孫南猛覺一大片極濃厚的血雲往上飛去，略爲閃動，當時身外一輕，適纔奇熱與那無限壓力全部消失。同時眼前一暗，四外漆黑，甚麼也看不見了。